

友朋书札

《读书》十年

樱宁 楠雨◎录文

DU SHU

五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五

友朋书札

《读书》十年

樱宁 楠雨 ◎ 录文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吴小如 四十四封 / 001  
辛丰年 三十封 / 049  
周 劭 十七封 / 097  
朱维铮 八封 / 119  
王泗原 七封 / 132  
徐梵澄 七封 / 144  
谢兴尧 六封 / 151  
邓云乡 五封 / 156  
黄 裳 五封 / 160  
何兆武 四封 / 165  
杜南星 三封 / 169  
钱伯城 三封 / 172  
程侃声 二封 / 175  
叶秀山 二封 / 178  
冯 至 二封 / 180

唐振常 二封 / 182

姜德明 一封 / 185

黄宗英 一封 / 187

绿 原 一封 / 188

董乐山 一封 / 189

庞 朴 一封 / 190

周一良 一封 / 191

方 平 一封 / 192

吴 岩 一封 / 194

施蛰存 一封 / 195

周振鹤 一封 / 196

章品镇 一封 / 198

吴小如 四十四封

丽雅同志：

你好！

前托人寄上拙文一篇，想已达览，不知合用否？读金性尧先生《伸脚录》，提到一位宋远女士，很可能就是左右，因为《芝麻通鉴》即是尊著也。果尔，则另一本大作《楮柿楼读书记》能赐借一阅否？企盼之至。山西教育出版社也想出一套与“书趣文丛”媲美的丛书，有一位梁平女士不知曾去拜访否？倘能惠予协助，推荐名家名作，亦成人之美也。匆匆，敬颂  
撰安！

吴小如拜启

四月十七日

丽雅同志：

你好！

拙文写就，谨寄奉，看看《读书》能用否？尚祈指正。

除了尊作谈诗名物者之外，仍想拜读旧印《读书记》，幸勿客气。

老来虽多文债，心情却总是寂寞的，能得有共同语言如左右者，也是一大乐事，因可共切磋者今已确不多矣。匆匆，敬问著安！

吴小如

四月廿二日

丽雅同志：

大作说《车攻》细读之后，深佩以物证诗功力之深，我学到不少知识。从这类论文性质看，似不宜用简化字撰写，那样会引出麻烦。比如，“獸”简化作“兽”，而“𪚩”旧释为“畜”之古写字或异体字，尊文引《说文》云“从兽从犬”，与文字外形便对不上口径。这只是主要一例，其他类似者尚有之。再如“田”字，此字之后起字为“畋”，这样两义便不致混淆。如为浅学者说法，不妨略

加补充(列入注文中即可)。

至于“旒”“毛”二字,古书虽通用,窃以为“旒”可能是后起本字(但此字出现并不晚)。“旒”之为物,可用兽毛为饰,亦可用禽羽为饰。故《孟子》谓“羽旒之美”,即用禽羽之为饰者,“羽”是形容“旒”的。然则“毛”又可能是“旒”的假借字。因为“翰”为鸟羽,“鞞”为兽毛[今人谓人之汗毛(实是错字),实应作鞞毛,口语中读鞞毛犹作“寒毛”之音,以“鞞”为平声寒韵字也],“羽”和“毛”实二物复合为词。如“翡翠”今已为一词,实则“翡”为红羽鸟,“翠”为绿羽鸟(或引申为红色物与绿色物),细分皆有别。

对尊文总的意见:一、做学问应吃透两头,各个击破。今读尊作,出土文物一头是掌握得很丰富的资料了,但于自汉晋唐宋至于清人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尚缺乏扎实的功底(如严粲《诗缉》,书现存,不应转引)。尊作中只引到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(这也是我的必读书),而对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,段、桂之治《说文》,郝懿行之治《尔雅》,钱绎之《方言笺疏》,下及俞樾、章炳麟之学,似乎注意得不够。则书本上的一头尚未吃透也。二、研究名物,尤其从出土文物下手,当然容易分散,因此就要在心中有个总的、综合的、系统的、提纲挈领的考虑(不一定形于文字)。现在尊作一篇篇写成,虽分门别类,较有系统,但看得出对《诗经》全书及自古及今有关《诗》名物的书,还掌握得不够(从陆玑的《疏》到姚炳的《诗识名解》)。即陈奂、马瑞辰、胡承珙诸家之书亦当有个了解。拙著《读书丛札》不知曾寓目否?其中谈《诗》《左传》及《字义丛札》,和关于俗语方言考订部分或于足下作此类

文章不无参考价值。拙著毛病亦在订短分散,但我是只择有个人见解的著而论之,未全面铺开。因为只要一写成专书,势必有的敷衍成篇、缺乏创见的篇幅凑泊其间,不如只拿出点滴有新意者供人参考。此我一生治学之主张,“不贤识小”,初衷不改。拉杂作此函,太不礼貌了,与君虽未覩面,姑算神交,倘言有疏失不敬,幸谅。

即问

著安!

小如拜启

五一写完

又如对经今古文,虽不必有门户之见,但总要有自己的主心骨。伪古文《尚书》不宜用,而《三家诗》则必须参考。如此等等,皆基本功也。

## 四

丽雅同志:

前函谅达。所谈未必尽是,聊备参考而已。说《小戎》与《韩奕》两篇大作均已拜读,写得似比说《车攻》为好。但由于是足下力作,尚须细读,才能提出意见,也许竟提不出意见了。

昨天又收到《椿栌楼读书记》,封面似是启元白先生题耑。开卷即不忍释手,已读了若干篇。几年前有熟人为我写“人物

志”，说我“几于无书不读”，使我汗颜。今读尊著，包括《芝麻通鉴》，始信世上真有无书不读之人，即足下是也，佩服之至。所难能可贵者，足下春秋正富，腹笥已如此宽博，我虚龄已七十五，纵有此心，亦无此力矣。孙女今年十七，暑假后入大一本科，从小即喜杂览，如能考上北京的一个大学(读中文系)，拟嘱她拜足下为师，尚望不吝诲之。《读书记》中错字实多，有些原文，如果不是我读，将无法读通。昔年为一学生撰《包拯年谱序》，提到治学方法有外打进、内打出两大类，足下晚学(二十以后始有机会大量读书)，显然走的是“外打进”的路子；今后开始治“经学”(毛诗当然是“经”)，已由外打进转为内打出矣。古人有“才难”之叹，今读足下书，始知得有才如君者真着实不易也。而《读书记》中有一处错字，显非误排，而可能是作者弄错。即李习之名翱，乃唐人，足下误以为宋之李觏(字泰伯)。合两人为一，是硬伤。不得不直言也。忽忽尽一纸，下次再谈，祝全家好！

小如

五月三日

## 五

水兄：

你好！

来示敬悉。我以为拙著是不会有人读的,没想到足下也曾寓目。这只能说明足下是无书不读并且有点不择好坏的。捧读来书,不胜感愧。宿白先生是专家,他的忠言应该考虑。当然我也不反对足下边干边学的主张(事实上不学也干不下去),只是希望动笔时更小心缜密一些,就省得走弯路。“打磨”功夫应在写文章下笔之前,等到写成后一改再改就难免被动,而且也容易失去信心。你说是吗?

从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发现有一则报道推荐《明人小品三百篇》,这是一部极坏的书,我一九九四年与一个研究生合写了一篇书评,却寄往海外,发表与否尚不得预知,现在则想寄给足下一读,在《读书》上“将”它一“军”了。如荷同意,请即告知,当检出抄好寄上。(因原稿为繁体字书写,必须重录。)

《天津日报》上的书评是报社一个编辑写的,他算是我的学生,目前已不编文艺副刊了。此剪报我懒得复印,今寄上,看完退给我可也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至今无消息,看来也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,姑妄俟之可也。

匆覆,即问

安好!

小如手上

五月五日

尊作书评俟收到拜读后再写给你信。又及。

## 六

水兄：

杂志一本收到。大作一气读完。有好几点想法：一、新版《辞源》成于众手，我已发现有矛盾、错误处若干条。主编之一刘叶秋先生是我的朋友，我曾向他提出过。但他于考古外行。他已去世好几年，他夫人闻亦病故，在他生前身后出版了几本书，我都未见到，现在想访求也难了。但他学问还是扎实的，今后修改，恐怕更无得力之人了。二、这类工具书管考古部分的肯定是外行，故多假冒伪劣之内容充斥其中。看来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连工具书的质量也大成问题了。三、这类材料不懂考古的人是不会细心理会的，看似影响不大，而实际却贻误子孙。以我而论，我就完全是门外汉。前函说向足下学到不少东西，乃由衷之言而绝对不是客套。四、我实在佩服你的博闻强记，可惜我已无力再深入研究文物这门学问，否则你是最好的老师。如不影响你的工作和著述，来寒斋小叙还是企盼的，你不来也会有不相干的人来，昨天就接待二位不速之客。

前寄函想均收到。容续谈，敬祝  
著安！

莎翁

五月七日

读尊著《读书记》，知足下对书法也并不外行，很有见解。又及。

## 七

水兄：

今晨甫寄出一信，下午即得来示。承以遇夫先生回忆录见假，感何可言。一俟寄到，即抽暇展读，读后即奉还。一不把书弄损，二不拖延时日。归还时如条件许可，当登门奉赵或托人专递，千祈放心。至于“离骚传”与“离骚赋”之纠葛，鄙意如下：《屈原列传》所引自是“传”文；是否别有一“赋”，则文献盖阙，存疑可也。出土文物中所见之“傅”与“赋”通，是文字假借关系。正因为有此假借关系，始有前人对刘安著作之纠葛。统观汉人所著书，除对淮南之书有疑之外，尚未见有一篇堂堂皇皇之赋而写作“傅”者，自贾谊至扬子云，果“赋”可通“傅”，何以无人写作《子虚傅》或《甘泉傅》者？出土之古物可信，出土之文字却未必完全可信。自汉简以及敦煌写本诸籍，错别字、异体字、难识别字不一而足，端赖有识者（如陈援庵先生之校《元典章》）加以区分勘定而不宜一一盲从。冯芝生之为人，仆所不甚尊敬，但他有一句话却很有意思：“你写的是错别字，我写的是假借字。”……不知足下之老师是谁？持此一例以证“赋”之作“傅”，恐不免以菟园册子证十三经；又不免如以排印本之讹字校勘善本书也。这就是区区的顽固和主观。

《积微翁回忆录》及《友朋函札》早已知其出版（此次是因读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一书引起兴趣的），但因寒斋之破书已呈“顶天立地”之势，故久不敢买书。近年则往往收到各方赠书，

也算读书人的一点特权,但又有塞破屋子之虞。致函足下,原有希望代我转借之意,未敢径烦自邺架亲假给我。今既得其一,则不免得陇望蜀,他日足下拿到借书证,看看文研所是否有之?至正续《经解》,架上只有缩印本,是四十年代以暑假开补习班所收之学费易得者(所谓“自行束脩以上”),备查检而已,字小不堪卒读。倘不嫌弃,愿意您随时扛走。寄是无法寄的。再谈,匆祝著祺!

莎再拜

五月七日,八日寄出

附言:上次读来书,有一意忘答:我一向认为写文章(尤其是写考据和辩论文章)目的只有两个,一为订讹,一为传信。故我的文章以抬杠者居多。足下文章则以畅抒己见为主,《读书记》平易通达,《脂麻通鉴》(上次误写了“芝”字)则不免小有锋芒矣。鲁迅生平以“战斗”为写文章的中心任务,我们没有那么强的革命性,谈不上“战斗”,但去伪存真、订讹传信的功能似不可废。有人文风醇正从容,我的为人褊狭易怒,故文章“抬杠”之习气亦重。邵公谓我晚近文字拘谨凝重,实未尽然,有时还是不免火气十足的。前书未尽所言,补陈如上。

莎致水兄足下

八日

## 八

水兄：

你好！

书评写好，就原稿略作调整，不足三千字。此文原是一个研究生的作业课题，由他的导师（是我的学生）拿来找我批改的。我加以调整扩充，写成定稿，故兼署彼名，示不掠美。如可用，请酌定。如果不是《中华读书报》有文赞扬推荐，我本不想在国内发表，现在倒真是为了“正视听”了。

前信关于“傅”“赋”的谬论不知尊意如何？寄呈拙诗想已达览，请正之。

匆匆，祝

安好！

小如

五月十二日

欢迎来搬《经解》，此书正续二部缩印本共八函。来时请先电告。又及。

## 九

水兄：

示悉。小楷簪花秀笔，娟丽可人。甚好。惟书法一道，端在

勤于实践,且宜多方取法。如足下之“单打一”,只写一种字体,即有难于更上一层楼之感。莎自十余岁时习字,久久无长进,至一九四三年乃竟搁笔二十年。六十年代始幡然悔悟,倘二十年不辍临池,则至少稍胜于今日也。一九六三年以后,写字基本上未间断,而平时以临帖为主。前数年授一女生书法,自己曾略作统计。近三十年来,临帖百余种,读帖逾千种,然读帖千遍,不如手临一遍,目治毕竟不如亲手实践也。知北京古籍有意出版所谓“学者丛书”,不知每册拟容纳多少字?自七十年代至今,亦近二十年矣,如仍以书评与序跋为题材,而内容可不限于某一方面,则诗、文、小说、戏曲及其他(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与旧籍方面),凑足十五至二十万字不难。如限于某一方面(如只收有关诗词或只收一般性谈语文及整理古籍者,包括短篇杂文),亦可凑足一本书(至少二十万字以下)。如不限体裁与文字长短,则篇幅当更多。总之须与彼方正式洽谈始可有大致估计。打电话太繁琐,先以函答。附上复印件二,供参考。即问  
安好!

莎启

五月十六日

过去拙作不易结集,即病于文字学术性稍多,不通俗,故久久无人问津也。又及。

## 十

水兄：

收到来信及拙文打印稿，即拟电覆。屡拨尊寓号码而无人接，只好写信。下面依来示顺序一一作答。

一、许政扬先生是一九五二年燕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，我一九五一年到燕大任教，在此一年中结识了周汝昌和许公两位饱学之士。许先生毕业后即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，又成为我的老友华粹深先生的好友。我在“文革”以前，每到天津，必与华、许二公相聚。政扬如来京，住城内，则以柬相招；如出城，即在舍间下榻。“文革”抄家，许先生积聚了多年的卡片（只有几抽屉，装不满一卡车）被当众焚毁。（这里面有内情，有人说许先生做学问不公开，卡片秘不示人，故首先伤其要害，实学校中同系之人在有意伤害他。）许先生乃投校内湖中自杀（并非海河，如奔赴海河，或许还不致牺牲）。其夫人似姓朱，后适周绍昌君（与政扬同学而班次低，院系调整后始毕业），——周仍在京——目前朱夫人在美国为许先生的女公子看小孩，即许先生之外孙辈也。原拟写回忆文章，后读《文存》前周汝昌先生序，认为珠玉在前，无劳瓦砾，便尔搁置。今年是政扬逝世三十年，俟稍暇当写一文呈正。

二、杨璐同志迄未与我联系。我北京出版社本有熟人，但我在彼出书很难，八十年代末一本《诗词札丛》是很不容易才付印的。看来此次同样无希望。你们的“书趣文丛”已编到几辑？难

道一个作家只允许在“文丛”中出一本书吗？如有可能，还是由足下予以提携，我也“从一而终”，则幸甚矣。

三、杨遇老日记读来枯燥，当然还是要把它读一遍再奉还。至于“书札”只是一时兴起，读不到也就算了。我目前读书时间极少，尊作《楫柿楼读书记》至今尚未读完。但有的错字不一定是误植，不是电脑出了毛病就是足下笔误。如“一愁莫展”“义气用事”之类。好在不碍我的理解，而且愈读愈感到足下的渊博，只有感佩。

另外，还有数事相告：①拙著《吴小如戏曲文录》虽未必对足下有用，却想送你一本。②几时来搬正续《经解》？其实此书只备检择，无法从头细读。有些必读者，大抵另有专书单行（如《日知录》《十驾斋养新录》，《经解》只是节本），如对君有用的胡培翬《仪礼正义》，我看只能看单行本。此正续二书我已查明共十函，《续经解》字体尤小。不过我是诚心诚意想借给足下的。我已无力做学问，书存敝篋只是浪费，反不如供君完成名山事业之为好。专覆，敬问  
著祺！

小如手上

五月廿四日